

# 田汉先生与他的三个孩子： 田申、田大畏、田野(下)



田汉观看江苏省话剧团演出《文成公主》  
左起女婿张辉饰松赞干布、右女儿田野饰文成公主  
1959年 南京 日本关西华文

时在上海陪着哥哥田汉创办南国月刊、南国社、南国艺术。每天收发信件、报刊杂志，当看到从海外的信封，问哥哥：这是谁呢？一天一封从来不间断，追求你吧？我的未来嫂嫂？)

可不是吗？维中伯母真的坐船从海外追星追回上海来了，受到田汉的热情拥抱与爱的滋润。诞生的宝宝是爱的结晶，他们的女儿田野，维中伯母对田汉的爱是自私的、独占的，她的一生只有一个最爱！那就是田汉！谁也不让！

田野姐姐的童年回忆是最幸福的，父母一直在一起生活，上海、南京、重庆。父亲特别喜欢这个小女孩，因为长得瘦小，长沙话说：像蚂蚁一样，她的别名就出现了一一玛丽，玛丽。和蚂蚁音同字不同。于是我们就有了玛丽姐姐，张辉哥哥

(我习惯叫玛丽姐，写文章就定下来了，读者们你们觉得如何？)。

玛丽姐喜欢舞台，喜欢戏剧，一生为此而努力、奋斗，从未放弃。众所周知的美男一号：张辉哥哥就是她的丈夫，我们的堂姐夫哟。电影：《家·巴金》、《清凉寺的钟声·日本女优栗原小卷合作》、《铁窗烈火》、《风从东方来》(与苏联演员合作)。而其中最为好评的作品是：江苏省话剧团演出排练的田汉戏剧作品《文成公主》，其中田野、张辉夫妻扮演了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。这在戏剧界里堪称经典，父亲的作品孩子扮演！也是唯一！

玛丽姐十分敬佩自己的父亲，从人生的模式、政治倾向、艺术观点、人生态度诸方面都是她的精神导师，她从水衫话剧

社开始，进修上海艺术学院培训，一步一步走向成熟，在自己的艺术领域里随时去信请教父亲。因为父亲是中央文化部的直接领导，地方剧院都是听中央的呀！江苏省南京市话剧团是田野、张辉任团长，所以他们二人为剧团付出了很多代价，忠实履行自己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。

我的父亲1991年6月6日去世，大畏哥哥、桢屏姐姐特地从中国北京到达长沙奔丧，玛丽姐、张辉哥哥也特地从南京到长沙参加追悼会，亲人们又见面了，又聚在一起吃了团圆饭，三叔的存在就是他们兄妹对父亲田汉的追忆，因为他们的父亲是非常悲惨的，文革中突然接到中宣部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电话，你们的父亲田汉已经去世，他的骨灰也不能留下来，四条汉子的骨灰都处理掉了。啊，父亲！您知道吗？我们三兄妹爱得艰难，活得艰辛，对不起您没有保护您的骨灰，我们无能为力。但，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！永远！

玛丽姐姐在我父亲追悼会后，亲切地对从日本归来的爱国华侨李明晓说：你们一家四口没有去过南



日本关西华文

京吧，那是去上海必经之路，欢迎到南京做客！姐姐的一番热情让我们一家感动，在返回路程上特地到南京参观古城遗址、品尝美味佳肴，而且住在玛丽姐家里。最值得回忆的是，我们15岁的女儿美春在张辉的指导下，学习朗诵唐诗宋词：《静夜思·李白》。

可是他们都走了，都不在了，他们在天国里相聚了，田汉的三个妻子，留下的三个孩子，一个个感人的故事，一桩桩历史的回忆，一件件戏剧性的场面，我们都记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他们心里一直都是一个追求：为党的文艺事业奋斗终身，像伟大的父亲田汉一样，至死不渝！

病房中央，田汉求看守人员，也是他最后说的人生台词：我家里还有个96岁的老妈妈，我做梦都想她，你们让我在死之

前回去看她一眼吧！可他得到的是拒绝。在田汉话剧创作中留下了深刻的一幕，他爱母亲，他疼孩子，他关注苦命的弟弟、弟媳一家，可他当时，已经是自身难保了呀！国情家况，剧终！！

将碧血，写忠烈，作厉鬼，除逆贼。这血儿呀，化作黄河扬子浪千叠，长与英雄共魂魄！~田汉戏剧作品《关汉卿》

徐悲鸿大师给伯田汉的一语：

垂死之病夫偏有强烈的呼吸，消沉之民族里乃有田汉之呼声，其音猛烈雄壮，闻其节调，当知其人必不死，其民族之必不亡。国际悲歌一曲，狂飙为我从天落。

作者：田伟（日本）

来源：日本关西华文微信公众号